這才知道，母親真偉大

文◎陳小小、南瓜頭

身旁朋友一個個生孩子，看著有一對父母臉上洋溢著笑容、懷中小寶寶天使般臉龐，覺得人當就是這個樣子。

詩篇 127 章 4 節「少年時所生的兒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我們跟老公不禁幻想自己的孩子就像手中的箭射出，人生路比我們許走得更遠。一幕幕美好動人的畫面與理想，激勵著我們預備懷孕，但整個過程有如闖關驚險，遠超過我所想像。

■孕吐一點也不美

懷孕初，一切尚常，看到好吃的東西就拚命吃，不用擔心身材發胖，樂得到處向朋友炫耀這種人吃的本錢，然而沒幾星期就進入孕吐期。

曾有人警告我孕吐的可怕，我想吐一吐，有什麼了不起？孕婦想吐有如西施捧心般動人，很美啊，旁邊還有人會嘘寒問暖一番。

沒想到，孕吐一點也不美。發作的時候，空氣中一點點的油煙味就倒胃，食物中一點點成分不對就作嘔，榴槤氣味最可怕。嚴重的時候，從早吐到晚，有一小時吐一次，還要送醫院打針止吐；至此才知道所謂的「吐出膽汁」是什麼意思！

■自然、剖腹，哪個好？

準備生產又是一門功課。認真地打聽「人工剖腹」與「自然生產」的利弊，本來單純地以為自然產最好，因為寶寶經過產道的擠壓會較健康，就像小雞要突破蛋殼而出。但是又聽說有些寶寶肩或頭過大，經過狹窄產道會骨臂受傷或易導致難產。

自然產的好友說，生太用力會痔瘡，另一個說她會陰縫合處沒清理乾淨，潰爛發炎好一陣子；剖腹產的朋友則說打麻藥生起來都不痛，這些生產經驗談，令我偏向選擇剖腹。

但一位醫生說話了，「自然生產的，當天就可以下床走來走去，剖腹最少要躺上一個星期。自然生產傷口頂多一時，剖腹傷口至少也要四、五時。」又令我改選回自然產。當然，真實情況又跟我所想的完全不一樣。

■陣痛一分鐘、不痛七分鐘

那天清晨肚子痛得睡不著，起床一看發現流血，真是既興奮又期待著會見寶寶。上午痛得還輕微，我一邊忍著痛、一邊坐在電腦前把所有的事務處理完畢，才向眾網友宣稱我要去生產。見了醫生，醫生卻說要等到「陣痛一分鐘、不痛七分鐘」這樣的頻率才行，偏偏我是亂痛一把的不規則！而且越來越痛。這時我想起以前讀過「人生最大的痛楚是生產之痛。若痛分十級，生產為十級痛！」急忙趕快找書來練習「拉梅茲分娩法」，以減輕痛楚。

捱到夜半，大地一片靜寂，天地間似乎剩我孤單一人奮鬥。陣痛雖已趨向規則，但仍不到醫生的標準，但痛起來的感覺，簡直就像在集中營被人嚴刑拷打，近乎要精神崩潰！我想著夏娃當年到底犯了怎樣的罪？害得我們都要跟著受這樣的苦！

■ 38 小時馬拉松

早上八點，送去醫院，等產道擴張，謝知這才真正恐怖大痛的開始！拉梅茲呼吸法已經由不得我，整個人痛得哀嚎，沒多久，哭也哭不出來了，這時婆婆來了，一旁大聲地指揮我「吸氣」、「吐氣」，要我把所有的氣吸進胸腹部再吐出來。我卻痛得吸氣都吸不到半口，身體痙攣緊縮，昏迷中，我聽見她大聲說：「吸氣才能減輕苦楚，才有體力用於最後生產的關頭」。這時，我終於知道，之前的懷胎十月不過是馬拉松長跑的預備期，陣痛是槍鳴響，臨盆才是開始跑馬拉松，進入艱苦的毅力戰。

好不容易產道開了，推入產房，用盡全身的力氣推擠嬰孩。醫生為了幫助我快一點生出來，還爬上與產檯平高的檯子，滿頭大汗地用全身的力量順著生產的方向推壓我的腹部。當嬰孩快要出來時，醫生剪開會陰處，那剪開的痛根本毫無感覺；緊接著就看到孩子哇哇大哭地出來了。結束這場馬拉松長跑，我終於得到了最後的冠冕—活潑健康的寶寶。

整個陣痛過程歷經卅八個多小時，實在無法回想自己如何走過。

■加倍做家事，為順產

人家說生小孩的痛苦很快就會忘記，但我卻不然。生第一胎的恐怖經驗，使得我懷第二胎時，夜半作夢還常夢到那種痛苦。以致於雖然書上說孕婦不可提重物、墊腳尖、疲憊、彎腰……等建議，我完全棄之一旁。心中只有記住我阿公說過的話，「阿嬤生我二叔，十分鐘就生出來，因為那時逃難，有人要爬好幾座山。」為了不再經歷三十八個多小時的陣痛，我寧可懷孕的日子過得像是逃難一般！

有人挺著大肚子，帶著一歲多的老大，去公園爬鞦韆、溜滑梯。看房間家具擺設不好，便搬床、移動大櫥、整理書櫃、換洗窗簾。甚至兩腿大開、彎腰奮力親手搬洗多天厚重大物。

我只有一個福氣，「主阿！求胎兒健康平安，求讓我好生一點。」

終於預產期快到了。我並沒有因此多休息，相反的，我更加努力帶小孩、做家事、做一切耗費體力、會流汗的工作。沒想到竟然感冒了！

我想，「完蛋了，要功虧一簣了。」懷孕中感冒吃西藥很麻煩，怕有副作用，並且更糟的是會沒有體力自然生產。我就用力禱告，「主阿，你一定不可以不管我，我這次生產，你一定要幫我。」趕緊用鹽水漱口、灌鼻子，有兩小時一次，甚至半夜起床上廁所還追加。

感冒第二天是早期日，從教會回來，下午就癱在床上，全身無力。第三天早上起床，還不知道體力恢復了沒，只見下體流血了，準備要生了。開始打點要去醫院的東西，之後一邊等、一邊便把家裡重頭清潔大掃除整理一遍，好讓我那忙碌的老公少做幾次家事。到了第四天中午肚子還不痛，下體血照流。我想，到底何時生阿？去診所檢查一下好了。

到了診所，醫生內診後說，子宮頸還沒打開，回家繼續等吧！於是乖乖地回家，睡午覺，沒想到睡著、睡著、漸漸有痛痛的感覺了。這時我突然覺得有痛的感覺真好！至少知道快要生了，而不會在那裡瞎疑心。

老公下了班，晚飯後，我們帶著老大出去走走。平日跑步如飛，沒想到這回我已經痛到有走幾分鐘得停下來一次。老公發現我竟然是有六分鐘就停下來喘氣。他說，「老婆你該不會是要生了吧？我看你痛得這麼規律耶！我帶你去看醫生。」起初我還堅持不要去，以免又被醫生罵一次掛號費。後來在老公比我還堅持下，把老大託給爸媽，兩人帶著行囊上醫院。

■十五分鐘就搞定

八點半到了醫院，護士看我們夫妻倆有說有笑，實在不像要生的樣子。拿出儀器，例行公事般應付敷衍，叫我等醫生十點來再說。我老公覺得無聊，拿出他的書來讀。而我就或半蹲、或半蹲、或走路，繼續做運動讓自己早一點生。

十點醫生來了，他一內診就說，「都快要生出來了」，真備護士在搞什麼，命令「儘速推入產房。」我們幾人、包含護士都還搞不清楚狀況。大家都很驚訝！連生產要穿的產服，護士都還來不及為我換穿，事前設先在子宮上預打的頭皮針也還沒插上，就急急忙忙推入產房，老公也被叫去速辦入院手續。

十五分鐘後，我老公回來，想要進去陪我生。沒想到才走到產房外，已經聽見嬰兒的哭聲。這回他又錯過一場迎接寶寶的好戲了！

生命是如此難得，至今才瞭解。到現在我還為生產過程感到深深震撼！心中除了讚嘆上帝造物奇妙，更大的感想就是有個當母親的女人都好偉害，令我深深佩服。經歷過生產之苦的她們，個個都可說是人生的斯巴達戰士、海軍綠扁帽戰隊呢！

◎後記：老公南瓜頭的感想

看著太太生小孩還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只覺得多了一個女兒，老婆很辛苦。尤其是她在陣痛我陪在一旁，真覺得手足無措，很想幫她承擔一些痛苦，但又無能為力。

真正開始覺得女兒是自己的，就是把她抱回家的時候。特別是晚上才真的明白。剛開始，還很得意，想著要滿家庭的畫面，三個人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沒想到到了晚上小傢伙開始有隔一個小時哭一次！一下子哭大便、一下子哭小便、一下子哭吃奶！

我們夫妻兩個開始進入惡夢！真覺得自己有點白紙了。以前大學時代，熬夜個幾天沒有太大的關係！現在幾夜沒睡，真是痛苦！我老婆更是累！她生孩子的時候已經因為陣痛，兩天沒睡。把孩子帶回家，又開始無眠的日子。

終於小孩子已經快兩週了。那也就是說我們夫妻兩人已經被疲勞轟炸快兩週了！我老婆說難怪蒙特梭利博士說養孩子應該要像動物生小動物一樣隱居起來，中國人說要坐月子。其實這些都是因為小孩子在第一個月實在太難帶了！難怪有些人喊著說「要精神崩潰了！」

感謝上帝的恩典，小傢伙已漸漸規律！雖然她有天有隔兩三個小時還是要換尿布、餵奶（說到餵奶，也是很辛苦，一次至少要四、五十分鐘，一天則要餵個七、八次說。）。難怪有些人乾脆把嬰孩送給保姆帶！而有些女人自己帶小孩則會得「產後憂鬱症」。我看我老婆好像也快得了。（說不定已經得了）

「養兒方知父母恩」，這時我們才深知我們活這麼大，事實上是父母附上多大的代價、多少夜裡沒有睡眠！

阿嬤再見

文◎李香瑩

因鋒面過境而有難得微涼的清明。

這天是九月九婆的日頭日。

九月日出生就沒有阿公阿嬤，所謂的祖孫情，就是他和外公外婆的記憶了。他的外公三年前過世後，外婆是他當孫兒唯一的寄託了。我的阿嬤和外婆也早已過世，結婚後，有這麼一個阿嬤，我自是欣喜萬分。如今，我們共同的阿嬤也已離世，所以，在這世上，我和九月都不再享有讀阿嬤疼惜的福氣了；有的，只是長留心中的回憶。關於兒時的，關於故鄉的，關於心頭種種的影像。

很少聽九月說起他和他的外公外婆的故事，雖然我很喜歡聽一大自在事，可是九月總沒心情談往事。我也許是年紀大了，聽著泛黃的往事總覺得別有一番滋味，人與人之間最美麗的互動，最溫馨的回憶，都在往事中。談起往事，就像攝影時加了柔焦鏡，有種朦朧美，那是時空的魔法。往事並不如雲煙，於我而言，至今還能談的往事，都是心頭歷歷在目的圖畫。

我只是個外孫媳婦，祭禮中，我列於最後。記得跪拜順序先是子女，再來是子媳與女婿，接著是內孫，後是內曾孫，然後是外孫，再外曾孫，最後才是外孫媳婦。我和阿嬤的關係是更遠於我兒子和她的關係。「血濃於水」，在喪禮中最為清楚可見。

■第一次見到她

儘管如此，阿嬤仍給了我許多特別的記憶。

第一次見到她，是在結婚前夕。一進他們的房子，就見廳堂裡坐了好幾個人。他們跟大兒子一起住，所以我見阿公阿嬤，見見九月的大舅、大舅媽。當時他們已是 80 歲的老人了，可是就對他們的絕佳的記憶力和清朗的聲音還有銳利的眼力留下深刻印象。大概知道自己的外孫要結婚了，一高興便談起許多關於九月的兒時還有關於故鄉的往事。

婚後，和公婆同住。幾次週末，婆婆一早就忙著準備炒油飯，把一鍋的蝦米、香菇、肉絲、紅蔥頭……，炒得香噴噴的。我這什麼都不會的媳婦，就杵在旁邊涎著臉、聞著四溢的香味，有一搭沒一搭的和婆婆沒話找話講：「今天要煮油飯哪？怎麼會想到要煮油飯？」

婆婆邊忙邊說：「今天你們阿公阿嬤要來。他們兩個最愛吃油飯了。你阿公沒了門齒，不方便咬，還是愛吃，所以我得把油飯煮軟一點，蝦米等等配料也要泡久一點，軟一點才能炒。你阿嬤也愛吃，可是阿嬤消化比較不好，還會便秘，我不讓她多吃。」

將近中午，他們兩位老人家就這麼來了，雖有點跛行，可是步伐穩健。婆婆說，他們是一路從三、四十公里遠的鄉下走來。我當場瞪大了眼。一路走來，他們臉不紅氣不喘，因為走路就是他們的休閒。

從前，他們做粗工，日裡的勞動鍛鍊了強健的體魄。背對太光，面向秋苗，就是他們最熟悉的姿勢；有時烈日灼身，有時寒風刺骨，他們不躲也不打顫，只有承受，烈日寒霜的錘鍊造就了他們強健的筋骨和結實的肌肉，如同古時鍛打不世神劍一般。

■老人家的美麗世界

還有一次，阿嬤患眼疾，婆婆便將她接來家中住幾天。那時，我的老大才一歲多，我拿了一本介紹蝴蝶的圖書書在跟兒子互動。阿嬤就坐在我們旁邊，我順道和阿嬤聊天，還拿了上那本蝴蝶書說：「阿嬤，妳看！」她說：「我哪看有？我又不認識字。」我說：「不用看字，看水水的蝴蝶就好了。」阿嬤，這裡面的蝴蝶妳有看過沒？」阿嬤用他有點沙啞卻頗有力道的聲音說：「有啊！在阮草地，什麼蟲攏嘛有，我還有看過毛毛蟲變成蝴蝶。」我愛聽老人家的聲音，無論他們說什麼，都像在說故事一般，帶著歷史的蒼涼。阿嬤就這樣說了一點「做囝仔時代草地」的事，原來，美麗的蝴蝶也能勾起美麗的往事。

可惜我是個很不會聊天的人，挖不出更多的寶。可是就這麼幾句話，我便像發現寶貝般，看到一個我佩服的長者和一個不很遙遠卻截然不同的時代和生活環境。對我而言，蝶類都叫做「蝴蝶」，為了跟兒子講，我才知道有什麼玉帶鳳蝶、柑橘蝶、青帶鳳蝶、大白斑蝶……，但它們都不真實，僅存在我的書裡。可是，對從不看書的阿嬤而言，這些卻都是真真實實的生命。

我的世界，我生命的元素，大概都是「人」組成的；可是對阿嬤而言，一講起生命，是那些花花草草、稻穗麥田、蜂蝶蜻蜓、雞鴨鵝鳥、牛羊豬狗……的生命，共同編織成她的生命。如果，阿嬤能讀書，會寫字，她對書裡的一切一定比我更有感覺，她一定能寫出更多彩的文章，因為，她的世界曾有蝴蝶飛舞，白花爭妍，青苗秀樓。

■生命的滋味漸淡

幾年前，阿公過世後，阿嬤便沉默了。沒有人陪她慢慢地，一拐一拐地踏響這塊厚實的土地，走著來看自己的女兒和外孫、外曾孫；也沒有人陪她從大兒子家走到二兒子家再走到三兒子家，然後是小兒子家。生命的滋味因此淡了。自此，要見阿嬤都是我們開車到鄉下去，有時帶上婆婆炒的油飯。那時，阿嬤其實也吃不了多少。

一年多前，阿嬤因被誤判病情，截了右腿。從兒時走到年老，一生用雙手雙腳勞動出一口口飯一瓢瓢水養兒育女的阿嬤，從那時便不再開口說話了。有次去看她，她總半閉著眼睛，像在睡覺，也像在逃避這她不習慣也不能接受的生活。婆婆說：「你阿嬤什麼都知道，就是都不說話。」婆婆鼓勵我們多和阿嬤說話，不管阿嬤有沒有反應。從那時起，阿嬤便沒有再吃婆婆炒的油飯了，她的胃更弱了，只能吃果汁機打過的飯菜。

今年過年前，我們和婆婆一起回鄉下拜年。阿嬤躺在病床上，精神體力都很差。婆婆幫她洗頭擦澡，我第一次看到阿嬤的身體。雖然已經 94 歲高齡，身體狀況也不好，但是依然可見從前因長期勞動而練就出來的肌肉和粗壯的手臂，那是屬於那一代粗工婦女的體格。

■阿嬤 家族的生命之源

阿嬤給了我關於另一個時空的懷想。她的髮型是不變的包包頭，她的衣服，夏天是碎花麻紗衣，冬天則是咖啡色背心加深色棉襖。她說話平實動人，聲音沙啞卻清晰有力，飽含人世的滄桑，聽來滋味無窮。阿嬤像是有陽光的秋日裡，屹立不搖的一棵隨時會抽發新芽的枯木。裡頭蘊含了曾和大地緊密相伴而有的生命力。

再見到阿嬤，就是今天的告別式了。她安然躺臥在棺木裡，不必再承受失去阿公的痛和失去一條腿的苦。

司儀用感性渾厚的聲音引領家屬跪拜。

阿嬤子孫昌盛，計聞上的子孫就有 88 人，而且全部健在。自幡引著家屬送阿嬤回到故鄉，那個土黏、錢鹹、媳婦勤又儉的阿嬤出生之地，也是永遠安息之地。

fhl faith hope life

信望愛資訊文化藝術網

- 信望愛資訊中心 http://www.fhl.net
- 信望愛信仰與聖經資源中心 http://bible.fhl.net
- 台語信望愛 http://taigi.fhl.net
- 信望愛圖片資源庫 http://photo.fhl.net

耶穌謂：余倘以天之情言 爾汝豈信乎 ～約翰福音三章12節